

早起的老人

刘卫

多少年来,母亲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人。不用说夏季,就是在寒冷的冬季,天还没完全放亮,只要听到楼下垃圾车的声音,母亲必定起床准备早餐。这时,我和妻子、孩子恋恋不舍地从暖融融的热被窝里爬起来,穿衣、上厕所、洗漱,再整理上班或上学要带的物件。餐厅里,母亲已经适时摆上了热气腾腾的早餐,有喷香的肉包、蓬松可口的油条、红豆稀饭或自磨的豆浆。有了母亲这些程序化的操作,全家的生活从一大早开始就井然有序、从容不迫,洋溢着满满的和谐和温馨。

这是多年来,我们一家人形成的生活习惯。老人早起,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,也很平常,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父母生活上的细心照顾。

我所在的部门有两个小伙子,小李和小陈。他们俩都有私家车,距离公司的远近、路况也差不多。然而,小陈是有名的“迟到大王”,小李则不同,到公司总是比较早。问问小陈,他迟到的理由无非是路上堵车或头一天睡晚了。为此,小陈被扣过全勤奖,非常划不来。

有一次,我问小陈经常迟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小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然后说,他结婚后没和父母住一起,早上赖床时没有老人管。他也设了手机闹钟,但在他的惰性面前,一点都不管用。实在无奈了,他只好匆忙爬起来,简单洗漱,在街头随便买点东西,在路上吃。他知道常迟到不好,但已成了习惯,很难改了。

小李则不同,他到公司总比别人早,因为他有一位爱早起的母亲。小李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好,得益于妈妈的督促。

清晨,有多少护送第三代人上学的老人?有多少奔向菜市场 and 早点摊的父母?在公园里,更有早早起来锻炼的老者。父母健在,还能做家务,是我们这些晚辈的福分。从早到晚,他们总在忙,在为儿女默默地奉献。我们要懂得珍惜,更应该在行动上回报他们的关爱。

三爷的拐杖

张广荣

三爷的腿跛得更厉害了。我决定为他买个拐杖。

三爷生辰不详,乡民只知道70多年前的春天,他还是个半大孩子。那是抗战时期,年幼的三爷毅然加入“飞虎队”,机智勇敢地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、重兵把守的铁路上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他晕倒在桥梁旁。醒来,桥梁被炸毁,而他成了跛脚的人。

三爷一生未娶,更无子女,是个孤独的老人。从小到大,三爷都视我如亲女儿,给了我无尽的疼爱。

我3岁那年,冬天,西北风肆虐地刮着,鹅毛大雪漫天飞舞,我发起高烧,咳嗽不止。当时,父亲在外地的小煤矿上班,病弱的母亲急得直哭。三爷见了,立刻背起我,喊上我的母亲,就往5公里外的乡医院赶去。

5岁时,我跟随村里的小伙伴到河边摸鱼。那时,我简直就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我兴致勃勃地摸鱼,脚下突然一滑,身体就失去了平衡,整个人也被河水冲到了河中央。我吓坏了,拼命地扑腾,大喊“救命”。小伙伴们也吓坏了,一起大喊“救命”。三爷像从天而降,飞奔而来,纵身下水,一个猛子就游到了我身边。他一把抓住我,夹在腋下,拼命向河边划去。我得救了,三爷却躺在岸边,半天起不来。

如今,三爷已到耄耋之年,身躯佝偻,步履蹒跚,我应该给他买个拐杖,一根精美且价格不菲的拐杖。我精挑细选,拐杖买回来了。我决定亲自送给三爷。

三爷看着拐杖,坚决不收。我蹲在三爷面前,轻轻地把手里的拐杖塞进三爷的手里,含着泪说:“小时候,您给了我无尽的宠爱;现在,我要给您一个拐杖,您不能不收……”

离开老家时,我看见三爷握着拐杖,步履蹒跚地走着,不停地朝我挥手……



家住沧州市运河区南陈屯乡张庄子村的村民谭延斌已经年过八旬。他喜欢葫芦,在长期的把玩中活动了身体,达到了健身的目的。

黄书胜 摄

老来爱情也浪漫

王阿丽

多年前,我和丈夫谈恋爱时,不在同一座城市,是真正的异地恋。结婚后,我们费尽周折,才把工作调到了一起。没想到,我退休后到省城照顾在这里工作的女儿,和老伴又一次进入了各居一地的生活状态。

在一个周末,女儿邀我陪她一起看电影。习惯于素颜出行的我,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之下,化了个淡妆。“不就不去看个电影吗?搞得像去约会似的。”我边照着镜子边说。镜子中的我,好像年轻了10岁。

到了影城,距放映时间还有半个小时,我和女儿就先逛商场。不一会儿,女儿接了个电话,然后抱歉地对我说:“妈,您先进去,我单位里有事,需要去处理一下。我会速去速回的。”“去吧,工作要紧,路上小心点儿。”我拍了拍女儿的肩。

“观看下午5点40分的《一点就到家》的观众,可以检票入场了。”影城喇叭里传来入场通知。我捏着电影票,走向检票通道。“老伴!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我转身一看,竟然是我丈夫。他手中还捧着一束玫瑰花。我的嘴张成一个圆,半天没合拢。丈夫笑着说:“丫头昨天帮我买了车票,让我到省城后,直接来电影院跟你看电影。刚才,她把电影票给了我。”“这个鬼丫头,真会骗人!”我接过老伴手中的花。“这花是我刚才在商场买的,你闻一闻,可香呢!”我看着穿着一身西装的老伴,“噗”一声笑了出来。老伴挠了挠头:“好久不穿西装了,可是丫头左叮咛右嘱咐的,我就穿上了。”我们边聊边随着前面的一对对情侣入场,好像回到了年轻时的异地恋岁月……

老年人的异地恋,没有年轻人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,也没有“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”的急切思念,但在岁月的打磨之下,我们早已把对方当成生命中的唯一。老年爱情的浪漫,犹如一颗颗石子,投入我们的异地生活,荡起一圈圈美丽的涟漪。我们的感情穿越春夏秋冬,温情而暖心。即使老了,我们的爱情也正年轻。

听大鼓书

朱炳谦

我不大喜欢凑热闹。记得有一年,村里请了说书人,乡亲们都说赞他说得好,我仍不为所动,也没去听,而是找来剧本,自己在家看。我还向人炫耀说:“说书的肯定添油加醋,常把一件事说成三件事,把短故事说成长篇。有听书那工夫,自己在家都看三遍了,何必去耽误时间呢?”

昨天下午,偶尔从河间瀛海公园路过,忽然一句悦耳的道白传入我耳中。出于好奇,我停下脚步一打听,原来是河间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组织的西河大鼓专场。听说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,传播正能量而组织的。那就听一会儿吧,听听是什么内容,或许能有所收获,反正我又没着急的事儿。

可是,这一听,我就着了迷。这大鼓书很有韵味儿,不但有板有眼、有快有慢,而且有说有唱,外加手势表演。内容也很积极,说的是英雄除暴安良、惩治恶霸的历史故事。故事起伏跌宕、曲折曲折,很有吸引力。于是,我听得上了瘾。待到散场,我才环顾了一下四周,原来听书的足有七八十人。

我约上几个老友一起去听书,每天下午2点到4点,就像当年上班一样,成了最守时的听众。直到演出结束,我才和其他听众一样,带着余兴离开书场。这时我才发现,广场上听书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增加了,估计得有200多人,且其中有不少年轻人。最令人欣慰的是,这几天,还总有一个年轻人表演小段大鼓书。表演虽尚有欠缺,但也算得上字正腔圆。看来西河大鼓传承有人,不至于失传了。

